

我们都有小小的伤口，把年轻的爱缝缝又补补。

# 沙漏

I

饶雪漫

作品

SHARON WORKS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沙漏

I

饶雪漫

作品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漏. I / 饶雪漫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
2019. 11

ISBN 978-7-5329-5885-6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32742 号

## 沙漏 I

饶雪漫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 
邮 编 25002  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  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8.25  
字 数 163 千字  
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885-6  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专有。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果麦文化 出品

沙漏记得，我们遗忘的时光。

*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 we lost.*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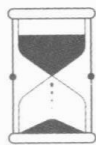
*Contents*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<i>PART 01</i> | 莫醒醒 | 001 |
| <i>PART 02</i> | 米 砂 | 129 |
|                | 附 录 | 251 |

PART 01

# 莫醒醒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

我丢失的，  
常常不仅仅是青春和爱情。





午夜醒来时，看到窗幔被风高高吹起。有月亮，照着窗口的绿树荧荧烁烁地闪着珍珠色光芒。

我起身，把脚伸进红色拖鞋里，走出阁楼，摸索着走下楼梯。

楼梯已经老旧了，在月光的折射里，像一个个参差排列的方形秃脑袋，泛着暗暗的光泽。一级级地踩下去，踩十一级，就可以走到厨房。

我把拴在脖子上的两枚铜钱按住，顺着丝线将它们死死拧在一起，这样它们便不会发出声响。然后我蹲下身去，开始寻找食物。肠胃的冷冻感几乎要把我整个身体冰住，以至于在寻找食物时，我仿佛一个僵直的木偶。

冷掉的半锅米饭。一包二十根的火腿肠。一盆盐水花生米。八个糯米粽子。

只有这些。

把手伸进饭锅里掏出米饭来吃，就好像抓起沙漠里坚硬的小砾石。我喜欢用拧毛巾的方法拧开火腿肠，一般是六根同时抓起，

大力地从中间将它们拧作十二段。再像挤牙膏一样把它们挤进米饭中。我举起盐水花生米的盆子，仍然是用手抓着吃。粽子一个个轻巧地被褪去苇叶，吞咽。

米砂曾说过我吃东西的时候冷静而粗暴，像只野兽。

噩梦的夜里，只有食物使我镇静。

我又一次与她见面，在这个平静而凉爽的仲夏之夜。之前那些刮风落雨或者寻常如是的夜里，我们已有过太多太多次相逢。这一次的她，是在殷红若玫瑰丛的血泊中对我微笑。她身后的大雪，就在此时纷纷落下。大雪是柔软的鹅毛，不一会儿就盖住了她微笑的眉眼，盖住了她瘦削若果仁的面容，盖住了她风干的身体，就好像要把她变消失一样。

消失。

是的，消失。我知道，她的生命，她们的生命，都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
只有我还活着。在每一个夜晚睡去，在每一个白天醒来。高兴不高兴，都要一天一天地不厌其烦地活。

困了，让我继续睡。

——选自莫醒醒的博客“我一直在睡”

七月七号的早晨，有微微的小雨。我悄悄卸掉喜气的红色胸针，和爸爸一起撑一把伞，走向南山的墓地——这是她去世后的第十个年头。

白然的名字排在很往前的位置，因为是B开头的发音。墓前许多鲜花，已经腐烂掉，厚实地一层层叠盖着，将她的相片也覆盖起来。爸爸把伞交到我手上，掏出口袋里的橡胶手套戴上。他开始整理，奋力将那些干枯的花朵和腐败的枝叶整理到一旁，又捧起满满一簇，走了好远，才抛进垃圾桶内。

不知道夏天为何会有这样的绵延细雨，把他的每根头发都湿润了。他不停地来回搬运走动，像一头有心事的不断移动的大象。

我站在那里没有动，看着碑上的那张照片。她穿着军装，扎着麻花辫子，看上去很年轻很美丽。她在我七岁的时候离开我，因为救一个过马路的男孩，她被一辆发了疯的重型卡车轧得血肉

模糊。这惨烈的一幕我只是听说，并没有看任何的报道，也没有去问任何人，所有的细节都只是猜想。我常常怀念也常常仇恨她。白然，我的英雄母亲。我恨她扑向死亡的时候，丝毫没有想到过我。

很多年后一个冬天，我目睹了一场车祸。受害者是我们这里一个非常有名的漂亮女生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体被一辆农用三轮车轧过，雪地上开出一朵一朵红色的花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。那一刻我浑身无力，好像被轧的人是我。世界全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我抱着我的书包蹲在角落，呕吐不止。

我执意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他要让我明白，原来白然就是这样死去的。那天以后，我变成了一个病孩子，呕吐常常伴随着我，让我食不知味。我无法拒绝内心的恶心，就像我无法拒绝那一幕在我脑子里和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地闪回一样。

“醒醒，跟妈妈说说话吧。”爸爸说，“你考上天中了，她肯定很高兴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他没有逼我，只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我跟在他的后面往山下走去，下过雨的石梯因潮湿而显得光洁。一个穿粉色球鞋打着粉色雨伞的女孩正往上走，因为石梯很窄，她很礼貌地退到一旁让我们先走。我看到她胸前蓝色的校徽——天中。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。等到夏天过去，我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而这漫长的暑假，我必须找点事情来做。

回到家里，许阿姨的电话就来了，是爸爸接的。他一直在“唔唔”。挂了电话，他转头对我说：“许阿姨请你去剧团排戏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什么戏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爸爸说，“她说了半天，我也没听明白。”

“给钱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这孩子！”他看着我说，“对了，家里没油了，你去超市买点来。我累得不行，不想动了。”说完，他打着哈欠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我。

天很热，其实我也累得不行，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出了门。临出门前，我看到摆在茶几上的半瓶二锅头，我很想去把它收起来，但最终没有。这是一个他难过的日子，如果他想喝，就让他喝点吧。

等我去超市买完东西回来，打开门，发现他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如我所料，那瓶二锅头已经空了。我闻着空气中细微的酒气，轻轻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端详着他的脸。他的整个脸颊泛出一股潮红，一直从耳根蔓延到脖子。额头上的皱纹此刻倒是舒展的，只有淡淡几抹，就好像被指甲盖轻轻划过一样。和白然结婚的时候，他是个威武的军官。黑白结婚照上的两个人，无论怎么看都像画出来那样般配。当年英俊的相貌依然在脸上留存着微弱的痕迹，只是衰老，像条蠕虫，自从白然离开就从未停止过在这张脸上爬行。

正愣神的时候，突然门锁发出咔嚓的声音。我吓了一跳。原

来是刚才我拎着油进来，忘了关门，虚掩的门被风吹得紧闭了。

他醒过来，用手摸自己的半边脸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几点了？你看我都睡着了。”

“七点多了。”我说。

“家里还有酒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没有。”我站起身来，拎起地板上的油往厨房走去。

“放在冰箱里，还是酒柜？酒柜怎么锁了？”他站在酒柜前，用手去抖上面的那把锁。

所谓的酒柜，不过是小时候我用来放书的柜子。闲置以后，他用来放他买的各种酒。这个柜子是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白然和他一起挑的。上面的那把锁是粉红色的米妮，是五岁时白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现在油漆大部分已经剥落，铁锈斑斑，看上去很丑陋。

“晚上下面条吃吧。”

我仍然没有理会他。

“我问你酒放到哪里去了？！”他突然大吼一声。

我看着他，不言语。

他突然用求饶似的眼神看着我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醒醒，爸爸再喝一点。你知道爸爸不喝酒睡不着。你告诉爸爸酒放在哪里好吗？你不要把爸爸的酒藏起来，爸爸不喝酒睡不着……爸爸不喝酒睡不着……”

他呓语一般重复着，用手拽着我的衣服，像个高大的孩子那样低着头，局促不安地等我点头。

我豁出去了，冲他大声喊：“不要喝酒，酒我已经扔掉了。从此以后你不要喝酒！你的胃不允许你喝酒，白然也不喜欢你喝酒！”

一个耳光愤然甩过来。

他大步跨进自己房间，重重地将门关上。

我抬起头看门框上指针不停颤抖的钟，泪水因为疼痛而不可抑制地流出来。可是我并不难过。真的，请你相信，那一刻我的心里并无任何委屈与痛楚。

我只是回头看她。那么大一帧黑白照里，英姿飒爽的白然笑得那样无忧。

白然，我的母亲，我伟大的英雄母亲，如果你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，会不会心酸？会不会流泪？会不会后悔当年那一刻英勇的抉择？

## 2

有时候我常常想，我是一个病孩子。

我的秘密是藏在心里的一个一个的小颗粒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心里的慌张也只有我自己能体会。当我努力想正常起来的时候，那种慌张就变成尖锐的小刀，将我这颗本就不堪重负的心刺

得伤痕累累。

我还是决定去参加社团。将自己混迹于人群，装作天真无邪，装作兴高采烈，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本事。但我很快就后悔了，这也是我常犯的毛病，一件事做到开头的时候就后悔得想要吐血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改掉它。

七月十二号是剧团开始排练的日子。

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大亮。

七月的夏天，南方的气候已经相当炎热。我洗漱完毕，伸手去将颈上缠黏的头发理顺，用一个白色发圈把头发草草一捋完事。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漂亮衣服，于是拿出仅有的一条黑色的裙子，在身上比画了两下就匆匆套上。

外面阳光茂盛。我撑开伞，在炎热的大街上一个人慢慢走。剧团在文化宫二楼租了小教室，朝南的房间。太阳像小火球，我像被伞包裹起来的烫粽子。我对伞有种说不出的喜爱，晴天或者雨天都是撑着伞。第一把伞是白然送的。后来每年我都会买一把。所以现在我有十一把伞。

那天我迟到了，许阿姨是剧团的发起人，我收起伞走进小教室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台上讲话：“天中女子剧团和天中的历史一样悠久，希望在座的大家珍惜入选机会。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高一新生。在报名档案中，你们都在兴趣一栏里填上了表演。女孩子天生热爱美，热爱表达美。希望你们像……”

我站在教室的门口，许阿姨已经看到我，微笑着示意我进去坐。我很快发现自己来得很不凑巧，因为只有蒋蓝身边的座位还



是空的。蒋蓝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我的同班同学。我永远都记得初一的某一天，她当着很多人的面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哦，莫醒醒啊，她妈妈是英雄呢。救人死掉的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莫醒醒这次考得不好，也算是照顾进我们学校的吧。”

她是那样微笑着，轻而易举地，把我成长时一直背负着的疼痛展示在众人的面前。我当时很想上去扇她一耳光，但只是想想而已，我做不到。我一直是那么乖的一个女孩，忍辱负重是我无师自通的最大本事。所幸的是初中三年，不仅仅是我，班上的同学大都不喜欢她。但纵是如此，蒋蓝也自有她的骄傲和她的天地，因为她的美，因为她的家境。所以，她不必在乎周围所有人的目光。就像今天，她穿着蓝色吊带连衣裙，坐得笔挺，背后的蝴蝶骨光滑而凌厉地突出着，看起来好像是只静止的蝴蝶，只等着做主角的灿烂和辉煌。

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

她转头看见了我，给我一个灿烂的笑，露出白玉一般的牙齿，“你也报名了啊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其实我并没有报名，都是许阿姨的主意。她是白然曾经的好友。

“听说只选三个主角，你瞧却来了一屋子人。”蒋蓝说，“你想报谁？”

“我？”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，“报你挑剩下的呗。”

也不知道蒋蓝有没有听出我语气里的讥讽，反正她咯咯笑了